

周铁军

著

禾尖

团结出版社

周铁军
著

冲突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冢突 / 周铁军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2.10

(文学林丛书)

ISBN 978-7-5126-1377-5

I. ①冢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2595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: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
印 刷: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1377-5

定 价: 35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铁军小说印象

舍 山

俯向故乡大地，抒写人性的常态，肯定卑微人物那些存在的价值，以比较厚实的生活积累和鲜活的情节写出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，是铁军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。

2010年，铁军长篇小说《天堂屋檐》出版，深得得读者喜爱和广泛好评。《天堂屋檐》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小说有生活质感，有社会思考，有鲜活人物，也有较准确的艺术把握。小说描写了一群刚刚步出青涩校园的山区青年，怀揣青春与梦想，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，开始了他们渴求融入都市，奢望改变命运的寻梦之旅。小说以一群农村青年的生活经历为线索，描写了那一代内地青年在繁华的沿海都市里，从青春生涩的梦境，到无所适从的迷茫，再到残酷现实催生的成熟。小说通过一系列极富生活气息的生动细节，刻画了二十世纪90年代的青年农民工群像。这是一群时代的弃儿，也是都市生活的奴隶。生活的粗砺和沉重，理想的破灭，物欲对纯真情感的伤害都纷至沓来。虽身处“天堂”，却寄人篱下；虽心比天高，却屡遇挫折。这是一个群落

的喜怒、哀乐和悲欢，也是一代人的迷惘、沉重和挣扎，更是一段社会的反差、隐喻和痛点。既有对个体人物的打量，又有对整个时代的思索。小说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中篇小说集《豕突》则收录了铁军创作的七个中篇。

《豕突》以一个充满吊诡的意外死亡事件为开端，揭示了乡村变革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。绿色生态的长岭乡一夜之间迎来了工业化大开发，横霸一方的刁民朱莽子被一头突然出现的野猪咬死，然而事情才仅仅开了个头，一系列的意外死人事件毫无征兆地发生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奇谲诡异，超乎想象，死亡的阴霾笼罩在山村上空，挥之不去，令人窒息……谜底揭晓，真相却更加残酷，令人掩卷长思。《百鸟归巢》写乡村情爱，清新唯美。乌江流域红水小镇，休学侍父的大学生春花，眼高手低的小镇留守女白雪，音乐学院高材生胡可柴，质朴憨厚的乐队鼓手柳大龙，生动细腻的当代乡村青年爱情故事，却意外引出了一场发掘和拯救民间器乐御锣的音乐传奇。《周世界的世界》写重男轻女的农民周世界，为了“传宗接代”这一个初始目标，固执地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却一不留神，就拥有了由“中、美、俄、英、法”这联合国的五个“常任理事国”组成的“花花”世界。幽默里透着沉重，喜感中饱含思索。《官桥乡》写当代青年成长的故事。两个大学毕业生，被分配到边远的贫困山乡参加工作，偏僻落后的生存环境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相同的起点，不一样的际遇，基层干部的生活画卷被一幅幅生动展现。《章七胡子们那些人和事》刻画了长岭乡场系列小人物形象，高深莫测的刻章师、乐观豁达的护林员、穷困潦倒的画匠、丢失身份的老兵，写出了小人物的认真与善良，卑微与倔强，令人扼腕慨叹。《小神子与活菩萨》写乌江流域一个叫“天心眼”的神秘地方，流传着无所不能的精怪“小神子”的传说。一位把自己迷失于此的疯女人，深处奇特地理环境，被“小神子”的神秘力量包裹，最终成了别

人的活菩萨，成了“我”的祖嘎婆。《作风问题》由一份陈年档案引出，写乡村兽医郑三平人生几十年的坎坷经历，抓住不同时期的人物命运特征，描绘出一个比较灰色的人物形象，却折射出一个时代凌厉生活的影子。

铁军打过工当过乡镇干部，如今又在司法系统工作。多场景的角色转换和比较复杂的生活经历，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人和事。这是得天独厚的生活积累和必备的创作条件。他爱乡村，爱文学，以明澈的眼光观察打量周围的人和事，怀着理性的真诚和感性的热烈来从事创作。他尊重事件的过程，也注重文学创作的过程；关注描写对象的外貌，更关注人物的内心。他对故乡土地有感情，对故乡人物有感情。这种感情不须口号式的宣泄，而是在作品中自然流淌，润物无声。在各种标新立异的主义或手法充斥文坛的时候，铁军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应当是具有勇气和胆识的。努力维护文学自由和崇高的审美品格，在作品中就必须对时代生活、人民疾苦和普通人的命运有密切关注，对人的深层境遇有切肤之感，真实大胆地抒写。着力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才能发出警醒和批判的声音。铁军小说的厚重性体现于此，思想性也体现于此。

文学创作的永恒话题是创新。对一个作者而言创新就是超越自我。铁军在小说创作路上可以说开局不错大有希望。独自在前进道路上踏出鲜明的足迹，是最值得赞美的人生诗行。不重复自己的作品，不在阶段式成功面前自恋、自满可能也是对他不小的考验。毕竟文学的道路很长很长，需要作家付出毕生的心血、智慧和汗水。这些多余的话愿我们和铁军共勉。现在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，其中确有好作品，但能够震撼心灵的精品不多。有些作品仿佛是任意堆码的似是而非的文字，不是跟风，就是抄袭；抄袭别人也克隆自己。那种作品肯定是没有希望的。即使一时能吸引某些读者眼球，也是注定短命的。有独立见解，有社会担当的作品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铁军比较谦虚，听得进不同意见，自己认为该坚持的也一定能坚持，路子走得比较正，也比较稳。真诚祝贺中篇小说集《豕突》出版，我们更期待铁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

（含山，本名李世权，《乌江》杂志主编，重庆市第一届作协副主席，重庆市涪陵区作家协会主席）

目录

Contents

铁军小说印象	含山 001
豕突	001
百鸟归巢	049
周世界的世界	092
官桥乡	154
章七胡子们那些人和事	185
小神子与活菩萨	217
作风问题	259

豕 突

朱莽子遭野猪收了！

毛狗坡村的人们脸上漾着笑，四处传播着这个听起来充满吊诡，有些不可思议的消息，表现得那么急不可待，甚至是幸灾乐祸。

“听说衣服遭撕成刷刷，肚皮遭拱破了，肠肠肚肚都流出来了！”

“脸巴子都遭啃没得了！那么踏实的一条大汉，收拢来才把那么大一团，棺材底底都没铺满。”

“野猪也晓得为民除害呢！”

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！人啊，千万不能做过恶事。”连续刮了多天的寒风忽然静止了，毛狗坡的村民嘴里呼出大团大团的白气，最后总结说。一脸的兴奋、满足和不屑。

我是在朱莽子被野猪咬死的第三天早上，从长岭乡带着由洪川县城赶来的十名武警，来到毛狗坡村的。村主任朱翹脚戴着顶雷锋帽，裹着件黄大衣，袖着手，等在村口的公路边。看到我们，朱翹脚搓了搓手，满脸堆笑地迎过来，掏出包龙凤呈祥往外递。

我问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

朱翹脚跺着脚，嘴唇哆嗦着：“准备……好了，村里在家的壮劳力都……都叫齐了，在猫子槽朱莽子家烤……烤火，就等着部队到……到呢！”

头天夜里的一场初雪，给山头的树梢覆盖了一层濛濛的白。四周显得模糊不清，到处湿漉漉的，地面一片泥泞，呵出的热气很快就在胡茬上凝成了霜。

毛狗坡村位于长岭乡东南，一面枕深山，一面临绝壁。深山以上，是林更深树更密的武陵大山；绝壁以下，是奔腾不息咆哮不止的滚滚乌江。村民以传统的包谷、土豆种植和散养牛羊为重要生活来源，在贫瘠的坡地上顽强地求着生存，是长岭乡最偏最远也最为贫困的一个村。

长岭乡最富裕的村要数长岭坝上一字排开的金谷、平桥、大堰三个村。一条叫后溪的蓝色小河蜿蜒着在坝上把它们珍珠般串联起来，长岭乡政府就处在这串珍珠的起点金谷村。金谷、平桥、大堰三个村地势平坦开阔，田地集中，自来是财方水源之地。前些年，在乡政府“农村产业结构调整”的口号声中，村民们也与时俱进地解放了思想，一改传统的水稻种植为栽桑养蚕，收入逐年提高，腰包逐渐鼓了起来。近几年，乡政府又提出“农村土地流转”，让村民把自家的田地都包租给那些有钱有技术的专业大户，进行规模化、集约化、现代化、科学化的“四化”种植，更是让村民要起拿钱，勤快些的村民还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挣外快，果然比自己种地划算得多。而现在，这三个村一夜之间被洪川县纳入了长岭化工园区的整体规划，不菲的拆迁安置

补偿费，使金谷、平桥、大堰三个村的村民腰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鼓了起来，一些人在洪川县城买了房，举家搬到了城里，过上了幸福的城市生活。这特别让地处长岭后山的毛狗坡村村民羡慕嫉妒恨。

我们的汽车驶过金谷和平桥，长岭化工园区的征地平场工作正在坝上如火如荼地开展。挖机、压路机轰鸣不止，不时还可闻隆隆的开山放炮声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原本最先破土动工的大堰村却显得相对有些安静，靠近山脚，几口池子敞着大大的豁口，丑陋而狰狞。一台挖机巨大的铲臂有气无力地耷拉在残缺的堤坝上。

“这里怎么停工了？”随行的武警战士中有好奇者问我。我指着池子，告诉他们：这是一个美蛙养殖场，因为补偿没谈好，一直被场主阻挠施工；美蛙养殖场的场主就是已经被野猪咬死的朱莽子，很横很不讲理的一个人。

大堰村与毛狗坡村临界，过了大堰村，一直顺着山势往上，就是毛狗坡村。因为园区建设，通往毛狗坡村的公路被开挖得面目全非，全是乱石浮土，雪后更显狰狞。汽车在距毛狗坡村还有三公里远的地方就抛了锚。所以当朱翹脚接到我们时，我们比预定到达毛狗坡村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小时。

“同……同志们，辛……辛苦了！”挨了冻，本就有些口吃的朱翹脚说话更不利索了。

到野猪咬死朱莽子的猫子槽还有好几里山路要爬。朱翹脚前头带路，武警官兵们步伐整齐地紧随其后，我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得有些踉踉跄跄，几次差点跌倒。

这样的鬼天气，遇到这样的鬼差事，真是闯到他妈的个鬼！

二

我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遇上林筱竹。打死我都不会想到，林筱竹居然会是长岭乡毛狗坡村被野猪咬死的朱莽子的堂客。未亡人

林筱竹跪在屋侧边的小路上，迎接着我们的到来。我扶起她，从随手夹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她手中，信封里是三千元现金。我说：“这是乡政府给你解决的。”她接过信封，低声说了“谢谢”，又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在红水镇中学读过书？”我在回答是时，透过她婆婆的泪眼，认出了眼前的这个面容有些憔悴的女人，正是我在红水镇读初中的同学，那个有些腼腆，有些白，有着一对大胸的女孩林筱竹。

在班上，林筱竹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，只是长相还可以，但依然属于很容易被人忽视，特别是很容易被学习成绩好的男生忽视的那种女孩。我是属于学习成绩好的男生，所以在初中毕业N多年后，没能一眼就认出林筱竹并不奇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林筱竹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她走起路来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大胸往自己的双臂内侧藏掖，却没想到在双臂的挤压下，她的大胸越发的坚挺了，让人忍不住替她担心，衣服的第二颗扣子会崩掉。有个男生曾经朝她的大胸吐了口唾沫，林筱竹挺着胸让那男生揩掉，那男生口里连声道歉手上迅速遵命。弄得那段时间所有男生都想朝林筱竹大胸吐唾沫。有天晚上，男生们躺在大寝室床上开卧谈会。一个男生说，林筱竹好胖。另一个接口说，不对，林筱竹不是胖，是丰满，你看她的腰，一点都不粗。这时，不知谁说了句，把林筱竹的胸拿来当枕头，你们说咋样？说得大家哄笑起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十三四岁，正是上嘴唇和两腿间开始变得毛茸茸黑乎乎的年纪。

想到此，我将目光移到林筱竹的胸，这一眼竟看得自己差点灵魂出窍，一股电流从脚板直冲脑门，我下意识地摸摸鼻孔，还好没流鼻血。我们的初中英语老师胸也很大，不过那是因为她刚生了孩子，里面充盈了奶水，虽然大，却是像口袋一样下垂的，贴着水桶般粗的腰；林筱竹的胸不仅大，还向上高高翘起，胸是胸，腰是腰的。现在，林筱竹楚楚地站在我面前，虽然穿了厚厚的棉衣，历经了岁月的洗礼，却依然凹凸有致，饱满得让人耳热

心跳，现在想起来，当初我忽略林筱竹，完全是自己没长醒。

乡政府接到朱翘脚电话报告说毛狗坡村猫子槽野猪咬死了人时，都吃惊不小。但当知道被野猪咬死的是朱莽子时，又都不约而同地吁了口气。朱翘脚在电话中说，不光咬死了一个，还伤了三个，根据观察，伤者的情况并不很严重。一个是打野猪时，被另一个打野猪的同伙用扁担误砸了肩；一个是逃避野猪攻击时，脚背蹭破了皮；还有一个跌倒在地被野猪从身上踩过，颈子上留下两个猪蹄印。乡派出所的牛所长恰好在毛狗坡村执行公务，目前伤者已经坐派出所的警车往乡卫生院去了。党政办主任方陶接完电话，急忙请示党委高书记。高书记听了方陶的汇报后，当即指示：乡卫生院立即做好接诊准备，要派出最好的医生全力救治。方主任问：“死了的怎么办？”高书记手往下一挥，说了一个字：“埋！”方主任又问：“那咬死人的野猪怎么办？”高书记手再往上一挑：“打！”

我作为乡民政办主任兼毛狗坡村的驻村干部，为落实高书记这一埋一打的指示精神，一方面利用民政资金，给朱莽子家属解决了三千元钱的社会救助金作为朱莽子的安埋费；另一方面，协调林业部门，向县林业局和武装部写申请打报告，要求派武警部队剿杀犯了人命的野猪。

给朱莽子超度的道场进入到第二天。这是一向单家独院的砖混楼房，一楼一底三开间。底楼中间的堂屋一侧，两根高板凳架起一口黑漆漆的柏木棺材，朱莽子的残破尸身现在就静悄悄地躺在里面。这口因涂了生漆而显得油光发亮的棺材，原本是朱莽子给他七十多岁的瞎子老娘准备的，现在却被他自己先用了。一个道师先生穿着自制的袈裟，坐在堂屋的八仙桌边，一手敲着木鱼，一手拎着佛珠，对着一本发黄的经书咿咿呀呀地念叨。屋旁边的竹林旁，是一棵高大的皂角树，树上用竹竿高高地挑着一块白布做成的经幡，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。经幡打着转，逐渐缠绕成麻花状。皂角树和屋檐之间，挂着一块

写着“红水镇乐队”的枣红色幕布，幕布前方凹凸不平的泥地铺着肮脏的红地毯，四个画着浓妆的妖艳女子在大冬天里露着肚脐和大腿，在两个黑色大音响传出的激昂音乐声中，扭胯甩臀，卖力地跳着印度舞。屋前的地坝中间，并排摆着十张桌子。三五成群的村民围在一起，或看演出，或斗地主，或打么地人，也有两桌成麻，周围是更多看热闹的人。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在今天，在朱莽子的道场上，在这个小地名叫着猫子槽的地方聚到了一起。

在偏僻的小山村，村民们常以这样的形式聚集联欢。生朝满日，婚丧嫁娶，请来乡村乐队，表演着不入流的淫歌艳舞，吃喝玩乐三五天，帮衬着主人家把红白喜事料理完毕，再散去。在文化匮乏的乡村，这无疑是村民之间一种最有效的娱乐休闲和沟通交流方式。而上一次这样的村民大联欢，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了，但人们却记忆犹新。也是在猫子槽，也是在朱莽子家，朱莽子给他的瞎子老妈过七十大寿，请来了洪川县城专业的歌舞团演员表演节目，还有几个在省城电视台时尚频道活跃的本土明星。凡参加朱莽子母亲生日寿宴的，只要去挂了号，不仅不需要送礼，每一个号上反而倒发一份大礼——价值上百元的床上四件套。这在毛狗坡村，不，在整个长岭乡，甚至是洪川县城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正酒那天的中午，整整坐了一百多桌。县、乡都有干部来捧场，长岭乡高书记还作为来宾代表讲了话，鼓励朱莽子作为长岭乡的成功人士代表，要致富不忘乡亲，回报家乡，回报社会。人们在朱莽子家海吃海喝三天，硬是把这个平日里偏僻孤寂的山村弄得热门非凡。

村民们突然看到院子里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武警官兵，全都围了过来。几个胆大的小孩忍不住在武警挎的狙击步枪上摸了一把。朱翘脚大吼一声：“滚……滚开，枪走火打……打烂你的小鸡……鸡巴！”四周一片哄笑，小孩们在笑声中四散逃去。

吃过午饭后，武警官兵跟着十个精壮劳力进了山。为保障安全，其余的人一律被禁止前往。两个多小时过去后，在人们的翘

首期待中，密林深处终于传来了“砰——砰——”几声清脆的枪响。一个正吃奶的孩子吓得将奶头吐了出来，四处张望。女人将奶头重新塞进孩子嘴里，对身边几个妇女发表看法：“原来打枪跟放火炮差不多咯！”

三

朱莽子的名声是靠收计划生育罚款打出来的。

前些年，长岭乡的计划生育工作连年滑坡，超生突出，被县计生委亮起了黄牌。在年初的全县计生大会上，分管副县长对几个后进乡镇的领导下了最后通牒——计生工作上不去，就从领导岗位上下去。长岭乡政府为了扭转计生被动局面，决定利用半年时间，动员全乡干部职工，搞一场声势浩大的计生大突击。整个突击行动简称“三子行动”。具体来讲，就是“追单子、抓肚子、收银子”。再展开点讲，就是整个行动分三步走：一是追交育龄妇女早孕普查单；二是清查计划外怀孕妇女进行强制引产；三是催收历年超生户的社会抚养费，其实也就是计划生育罚款。乡党委高书记在全乡脱产干部大会上作动员：“同志们，如果我们在年内把计划生育工作搞上去了，年终奖金一定会给大家这个数。”高书记对着麦克风，举起右手的四根指头。“但是，如果我们搞不掉计生后进乡的帽子，县里就摘掉我的这顶书记帽子。我的帽子摘掉了不打紧，大家知道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，大家的年终奖就是这个数！”高书记的手往空中一挥，大拇指和食指便环成了一个圈。

大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收银子这一步却始终不见多大成效。高书记愁眉紧锁，茶饭不思。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马副乡长分析原因：乡干部收不起来罚款是因为不敢放开手脚整。并献计：雇佣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特别征收组进行辅助征收。

就这样，曾经在武警部队服过役，长得高大勇武的朱莽子走进了长岭乡的计生罚款特别征收组，并成为其核心成员，很快操

控了整个征收组。

一听说征收组里面有朱莽子，我就不由自主打了个冷噤。朱莽子的厉害我是早有领教。我在红水镇中学读初三那年，一群社会青年经常在我们学校附近出没，对男生下暴，对女生骚扰，兼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领头的就人叫朱莽子。据说朱莽子会武功，开砖破石，飞檐走壁无所不会，一出手便能打倒十几个。他和学校不止一个女生耍过朋友，还让女生怀过孕。和朱莽子打照面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我和好友方陶跟着我们的语文老师到乌江边歇凉——我们红水镇中学就在乌江边上。语文老师是一位男老师，姓莫。我们坐在河边的草地上，看着月光下北上的乌江泛着银波，听着莫老师给我们讲着巴尔扎克，不知不觉中夜已深。突然，我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：“干什么的？不许回头！”我们吓得僵直了身子。莫老师抬起头，朗声回答道：“我们是红水镇中学的老师和学生，你是谁？在我们身后干什么？”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我们身后慢慢踱过来，一只手揣在裤兜里，一只手叉在腰间，脚上穿着高帮的大头皮靴。他向我们俯过身来，我感觉好似一堵巨大的墙压了过来，全身不由自主打起了哆嗦。莫老师拍拍我的手，说：“别怕。”黑影继续往前倾，几乎就要凑到莫老师的眼镜上了，莫老师道：“你是谁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终于，黑影欠起身子，将手伸进嘴里，向着远处黑魆魆的麻柳林打了个口哨。莫老师喊：“他们只是学生，你们不要乱来！”“不要怕，都是我的人。”黑影嘎嘎地笑了两声，又道，“原来真是老师，失敬失敬！现在治安不好，这么晚了，你不应该带着学生还待在这里。我叫朱莽子，老师如果遇到什么麻烦，提我的名字就行。听我的，早点回去哈！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消失。”黑影转过身，扬长而去。莫老师拉起我们，一路小跑着回了学校。走进校门，才发现我的同学方陶已经尿了裤子。莫老师说，他之所以没反抗，主要是担心我们的安全，他怀疑黑影裤兜里藏着枪或者是匕首，因为他一直在观察，黑影插在裤兜里的那只手一直没有拿出

来过。果然，几天之后，我们听说了就是在那天晚上，河沙坝发生了一起社会杂皮打群架的事件，其中一帮人中胳膊都被砍断了一支。

这年年底，长岭乡社会抚养费征收全面结束，上缴县里的款额从历年的倒数第一跃升为全县前三，县里返回乡里的款额也创下了历年之最。长岭乡一举摘下了计生后进乡的帽子，全乡的行政事业干部喜气洋洋，大家都期待着高书记兑现年初的承诺，给大家发上一笔可观的年终奖金，过上一个饱和年！然而，谁也不曾料到，最终发到手的，却只是一个印着“计划生育先进个人”的价值四十来元的电饭煲——这一年，人人都是先进。人们这时才深深领会到，高书记在年初计生大会上伸出的四根手指，原来并不代表上千的四位数，而是指的和个位做邻居的十位数。

事后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原本应该发给我们的奖金被朱莽子那一群人拿去瓜分了。有人就此事向马副乡长求证，马副乡长不置可否；问高书记，高书记骂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不需要求证的，那就是，这一年过后，长岭乡的妇女哄自家哭闹的孩子，只要说一声：“再哭，朱莽子来了！”孩子保管吓得不敢作声，比说“麻耗子来了”管用得多！

四

横行霸道惯了的朱莽子没有想到一场牢狱之灾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他。

这些年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外出务工，许多土地都撂荒了，农村都用上了电，煮饭节省了不少柴禾，森林植被也逐渐恢复了起来。原本不多见的麂子、野猪等野生动物开始重新出现在村庄周边的林子里。本来，长岭乡的山地居民，是有着打猎传统的，但是在前些年的收枪治暴中，村民打猎用的火药枪全被乡派出所收缴。没有了枪，村民们就下套，挖陷阱，安夹子，倒也不时能捕